

潘婧

著

抒情年代
THE LYRICAL YEAR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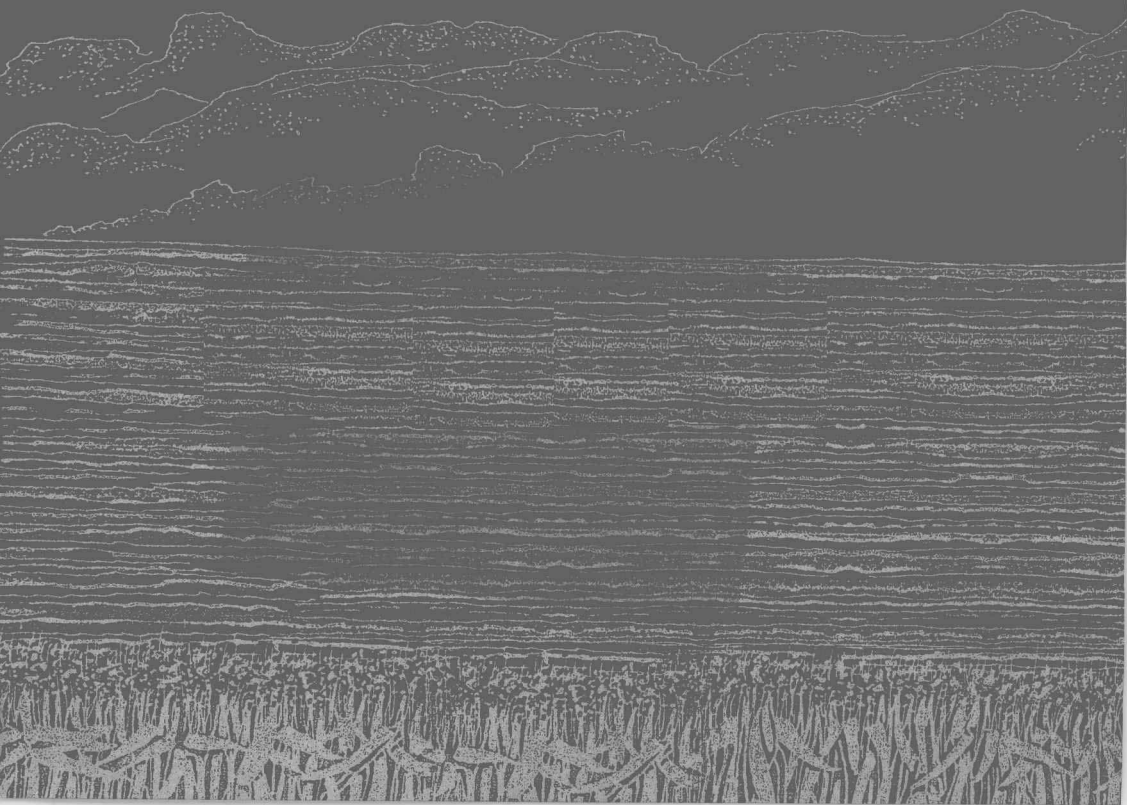
展若
ZHAN RUO

作家出版社

另一类的回忆

潘婧 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另一类的回忆/潘婧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0. 1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69 - 0

I. ①另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11572 号

另一类的回忆

作者: 潘 婧

责任编辑: 冯京丽

装帧设计: 03 工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10 千

印张: 16.75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69 - 0

定价: 29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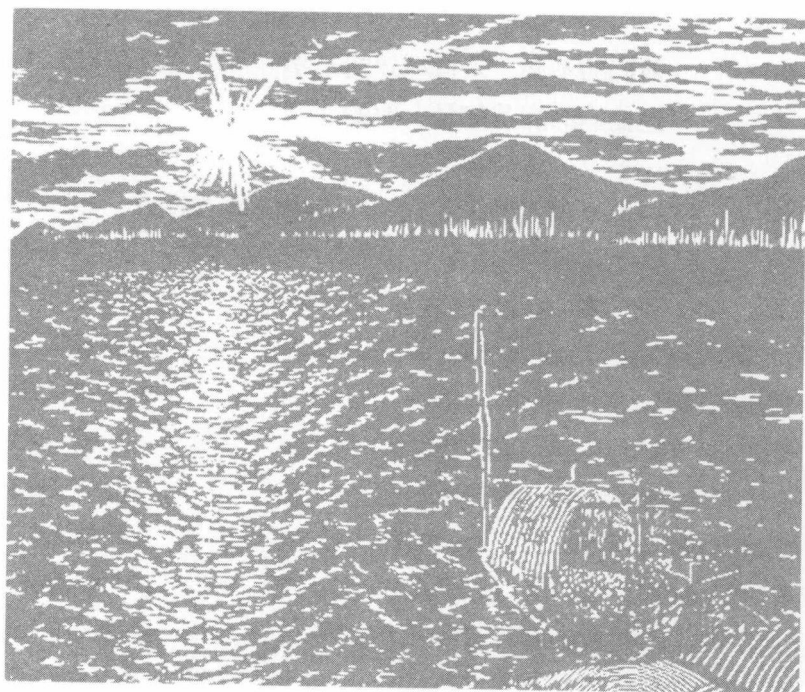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长篇小说

抒情年代

THE LYRICAL YEARS



诗——

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，
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

——芒克 《十月的献诗》 1973 年

他们的不幸，来自理想的不幸
但他们的痛苦却是自取的

.....

他们是误生的人，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

——多多 《教诲》 1976 年

维明的手记

引子

尘封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。从这片凝固的湖水开始。颜料的色泽已被流逝的时光做旧：在黑蓝色的天空与黑蓝色的湖水之间，月光划开一条小路，把记忆引向幽暗的深渊。这是关于我们自己的，关于个人的记忆。

只有书页大小的一幅油画，J把它连同她的手稿一起寄给我。她问：这幅风景写生是你的？还是N的？它夹在那些年代已久的，有待清理的信件之中，丢在被遗弃的角落里。她说在写完《湖》与《小屋》之后，她不想继续保留与此相关的一切文件与资料。在这两篇既相互关联又独立成章的小说中，她清算并凝固了对于过去的回忆。那里面有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我熟悉的一些人的影子。当那些影子从幽暗的角落里走出来，在记忆与想象的光芒下，他们已不再是原来的容貌，他们具有自己的独立的意志，与他们的原型脱离。对于J，写作意味着将过去剥离。写作是为了遗忘。J说，当她能够开口言说的时候，过去已离她而去。

这幅画可能出自N的手笔。那时候他喜欢寂寥的夜色。年轻时的J与N，他们都曾经执迷于他们经历中的黑暗的部分，正如N某一时期的诗的风格：在喑哑的空旷之中，执拗地走向黑暗的极处。

记忆比灵魂更为复杂。J说，她因此感到惶惑。对于她所写

下的这一切，对于写作本身，她是惶惑的。她不知道记忆是否可靠，她不知道她的记忆在多大的程度上逼近历史的真实，逼近生活乃至生命的本源。



J 的小说 之一

湖

初恋是真挚的，也是肤浅的，有时，并不真的是你自己：涓生第一次向子君示爱的时候，慌乱中用了最俗套的方式。初恋的表现形式不是本能的，是我们从书本上学来的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像中学生写作文那样，事先构思了情人的形象。其实，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。想象与现实的分裂，是初恋必然破灭的根源。有时，这会伤害心灵。诗，就是由伤害和梦想产生的。

每一代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诗人。对于我们这些“误生的人”，我们所有的涂抹着悲剧色彩的生命，我们的鲜活的血肉之躯终将化为灰烬，与一代又一代的前人不会有什么区别。个人的命运是如此的渺小，如此的微不足道。最终留给历史的，也许不过是一些语焉不详的断句。那些在绝望中苦苦吟就的诗篇，真的能够留下来吗？那几位曾经煊赫的诗人，他们成名于七十年代末，他们的创作实际上始于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，如今称之为“文革”的年代。一个我们竭力要忘记的时代。那时我十八岁。在我十八岁及以后的几年里，我是在一个小小的渔村里度过的。那个被笼罩在绿树中的村庄坐落在华北平原的美丽的湖泊中。我永远记得那里的清晨和黄昏，早霞和晚霞热烈而宁静，像燃烧的冰，把湖水染成点着碎金的景泰蓝；有时阴天，黑云沉重

得快要落下来；大雨把整个世界融为辽阔的灰色，水，天，岸和远处的芦苇荡被夺去了色彩。笼罩我们青年时代的是灰色的天空。但是青春不会有真正的绝望。朦胧诗就产生于那个浪漫的湖泊，产生于湖边默默无语的夜晚，天与水融为一片浑厚的空间，像《创世记》的洪荒；璀璨的星空寂静得令人恐怖。

如诗一般迷惘的湖，湖水一般动荡的诗，还有北京古老的街巷，几百年的胡同里败破的旧房子，这些，是我的失败的初恋的背景，像一个心灵深处的梦，延绵不断，缠绕不清。伤害是难以估量的。为了抵偿痛苦，我固执地保存了一丝浪漫的情愫，谨慎地留给自己；另一方面，以痛快淋漓的恶意，把人生撕碎了看。由此，我对诗，对诗人，对由词语构成的历史产生了怀疑。

有很多年，我不再读诗。目睹了创作的艰辛而枯燥的过程，诗的神秘感消失了。阅读不再是愉悦的。当我读诗的时候，也像读那些阿谀奉承的名人传记一样，总是试图发现在光辉的意境的背后，灵魂的黑暗的背景。诗如同一道梦幻的屏障，遮蔽了诗人所不愿洞见的一切，以免为恐惧所吞噬。这是N的特点，他的大部分诗都有这样的倾向。我不喜欢他的诗，我无法容忍一个分裂的人格；在我们一起相处的那几年，他的诗是纤弱的，有一种肤浅的浪漫，而后来，却发展为上天入地，古往今来的壮阔；我知道这嬗变过程中的内在的隐秘。然而，当虚幻的创造与你的生活搅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觉得被欺骗了，这对我的影响真是摧毁性的，你对现世总是不满的，你向往着彼岸，而创造的痛苦和污秽破坏了你的宗教情绪，你无所适从。

有很多年，N在他的小屋里写诗，所有的痛苦，我们彼此之间残酷的伤害，就发生在小屋里。北京初冬的风沙，颓旧的胡同，昏黄而寒瑟的小屋。然而，最初的事情是从湖边开始的。

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，我们的历史就从那个湖开始。在此之前，我们没有历史；没有个性和自由，也就没有历史；也没有隐私，我们写日记，像雷锋那样写，为了拿给别人看；记得在我十五岁以后，就不再有郊游，不再有夏令营，有忆苦思甜，有阶级教育，除了去迎宾，不再穿花衣服；如果那个干巴巴的世界也能够持续七十年，我们也将终老于生之混沌，如同上古时代的人，所以在此之前，关于我们个人的历史是没有的。只有关于童年的片段的记忆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为什么从中学时代起，我就喜欢写关于童年的往事；写古老的，建筑学家梁思成试图保存下来的北京，摆着盆景，爬满葡萄藤的四合院，在炎炎的夏日，老槐树下幽深的胡同；写城墙的颓败之美；暮色中的角楼，成群的蝙蝠静静地翱翔，不祥而忧郁；冬天的郊外，裸露的田野上，栖息着大片的乌鸦，翅膀闪着蓝紫色的光。如今，没有了。都没有了。古老的，与我的童年叠印在一起的北京不复存在，代之而起的的是一个斑斓的，高耸的城市。童年被从记忆中粗暴地涂抹。在喧嚣的车流与楼群中，只有故宫的金黄的屋顶，像一抹久远而固执的记忆，在污染的空气中，闪烁着帝制时代古老而辉煌的光芒。然而那是与我们无关的历史。在断裂之中，在湖边，我们开始了我们自己的历史；而不是在北京，不在这个古老的京城。

在一位诗人的小说里，把我们当年生活过的那片湖泊称为大青湖，有一种荒芜和草莽的意味，相对于已逝的荒蛮的青春岁月，或许比它原来的名字更具真实；它原来的名字使我们想起一种俗套而快活的田园生活，或是如今新开辟的有着粗糙恶俗建筑的旅游区。重新命名是必要的，否则，活生生的命运将消融在陈旧的词语中。

然而我想不出任何称谓，可以概括当年我对它的感受，沉积在意识深处的记忆逐渐地陌生而新鲜，名称只会使记忆僵死和消

亡。那一片青碧的水，在大淀中，连绵与天相接，像海；夜晚，伏在天边的村庄闪出几点灯光，融于漫天灿烂的星斗。经过连年的台田，上游水库的拦截，水位的下降，如今，浑厚雄伟的大淀已不复存在，只有夹在芦苇与荷花之间的狭长的水道，载着游人的机船和水上摩托发出嗡嗡的响声，如同一曲夹杂着摇滚味道的江南小调。

我和珊珊第一次到这里来，是在冬天。我们十八岁。县城只有一条街，漫卷着北方的尘沙；副食商店的柜台空空荡荡；在商店的外面，有农民在卖烤得焦脆的麦芽糖。街的尽头，就是湖的堤岸。淡青色的冰面上，弥漫着一层灰色的薄雾，在寂寞的寒冷中，天空也仿佛凝冻了，在天与冰的遥远的汇合处，是一轮悲壮的红日。穿着一身黑棉衣的渔民划着冰床，迅忽如弦上的箭。我们穿上冰鞋，滑向位于湖心的村庄。划过大淀，划过夹在芦苇地之间的狭长的冰道，刚刚上冻的冰面，有些地方还没有冰床走过，没有划痕，像一块巨大的翡翠，冰薄的地方，走过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。危险，疲倦和寒冷使我们心中充满悲怆的自豪。

湖

学生时代如此突兀地结束了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，来不及伤感。伤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，后来的伤痕文学不过是可笑的，缺少才气的臆想。我们经历了一个残忍的，血腥的年代，如同古罗马的时代，以暴虐为功勋。如此多的沉重，不是我们的心所能够承受的。我们情愿忘却，或是以粗俗的调侃来化解重负，伤感是不可能的。伤感是后来的事。事过境迁，进入中年，再进入老年。当生活只剩下回忆的时候。

我们匆匆离开了学校，是在冬天，刚刚下过第一场雪。大部分同学正按照指令，等待着去陕北；而我们已决定走自己的路。当时在学校掌管我们命运的似乎是“工宣队”之类；我们瞒天过

海，私自去街道派出所转户口；由于没有校方的证明，手续有些非法；户籍员是一个温厚的中年妇女，她必定也有一个甚至两个将要去农村插队的孩子，禁不住我的恳求，她说：手续可以办。不过你必须再慎重地考虑，户口一旦转出，你就再也不能回北京，再也不能回家了。我说：是的，是的，我知道。

那时，我并不知道。我还年轻，不知道生你养你的城市对于你究竟意味着什么。在以后，在外地的工厂，我体味到无根的枯萎的状态。即使如此，我仍旧不愿为回城做努力；那一类的努力不是向上的，其过程是卑微的。后来的知青大返城，集体上访，在广场上下跪，固然令人辛酸可悲，如果不是生存的绝望，长久的困顿，不会如此。然而这并不能改变卑微的性质。

那时，我不能预知的，是关于这个时代，这样一个非常的时代，它将持续多久？那时我如此年轻，却如此悲观，对于时代，我似乎只有彻底的绝望。正是绝望的情绪使我与 N 相遇。在他的小屋里，我体味了绝望的真正可怕的一面。但是在此之前，我偏执于一个绝望的结论，这使我对现实获得一种明晰而透彻的眼光。

那一天我不假思索地离开了北京，离开了学校。提着行李离开宿舍的时候，想到不必再锁门了；心，陡然地空了。在那短短的一刻，我隐约地意识到我主动以及被迫失去的是什么，意识到我将面临的无限的，前所未有的艰辛。踏着积雪，从宿舍楼走向大门，似乎很远。融化的雪水使校园更加斑驳凋零，沿墙停放着自行车，随意而凌乱；再过几天，将不再有自行车，所有的人都将离开校园；一个没有学生的学校，空洞而陌生。在那短暂的一刻，我惊异我的心竟如此的冷硬，这个“文革”前最著名的女校，曾有着最精良的设备，最优秀的教师，最出类拔萃的学生；

她曾凝聚着我的少女时代所有的荣誉和梦想，而我，离开了。踩着泥泞，没有回头。

如果说，我热爱这片湖，似乎不真实；我并没有留在这里，也从未想到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，像当时的许多激情的插队知青那样。我是城市的孩子，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。在我走进村里为我们准备的房子，开始用柴锅烧水的时候，我就明白，我们将离开这里，这是迟早的事情；也可能终老于此，然而，死也是一种离开。但是，那时候，我和珊珊穿过大淀，沿着柳堤，走向湖心的村庄，冰面升腾的雾气凝聚在地面，凝聚在树上，结成厚厚的冰霜，形成罕有的雾凇现象：十里长堤犹如一片白色的珊瑚林。对于我，这冰与霜的琉璃世界是一个童话，越过了阴霾而残酷的时代，回到少年时期的浪漫情怀。浪漫与幻想是必不可少的，支撑着我们的逆境中的青春。在这里，我生活了五年，正是湖畔的近于虚幻的美景，朦胧地向我昭示着一个彼岸的世界。

我们不去想未来，对于未来我是悲观的，我始终是悲观的，直到现在。这一点，我与珊珊是不同的。我们的出身不同，生长的环境不同，感受世界的方式也不同。对于我，“文革”不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，在此两年前，我已经明白，我的前途不过是一条崎岖的小路，甚或更早，在我对世界充满了生机勃勃的怀疑的年龄，我痛苦地感到我将面临一个枯燥而闭锁的世界。从那时起，我对我出生并不得不在此生活的地方产生了厌恶和仇恨；仇恨是显而易见的，爱则是潜在的；我想我是热爱这片土地的，如果离开，我会思念，正如我在北京，常常会梦见那片湖；至于为什么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不知道；也许怀恋故乡是人的本性之一，也许因为心必须有一个归宿。在我，“文革”是必然的，没有什么不可理喻；在此之前，在新闻播音员字正腔圆的声调中，

湖